

1985

[匈牙利] 道洛什·久尔吉 Dalos György 著

余泽民 译



YZLI0890118960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85/ (匈) 久尔吉著; 余泽民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1985

ISBN 978-7-208-10112-8

I. ① 1… II. ①久…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IV. 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4773 号

策划编辑 邵艳美
责任编辑 邵艳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1985

[匈牙利] 道洛什·久尔吉 著
余泽民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84,000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112-8/1·918
定价 26.00元

1985

历史纪事

(香港, 2036年)

历史学家自序

我在这本书里将要努力记述的这些事件，全都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有三大帝国鼎足而立：我们的欧亚国、大洋国和东亚国，它们之间总是烽烟不断。1985年初，大洋国遭到欧亚国沉重的军事打击，从而丧失了大国地位。从那之后，大洋国的主权只能朝昔日的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地区扩张。这样一来，世界上只剩下了两大帝国：我们的欧亚国与东亚国。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所谓的“全副武装式的和平时期”。

因此，现在终于到了可以不带责怨、不怀偏见地回顾那些在今天我们有权称之为“决定生生命运”的诸多事件。大洋国的军队土崩瓦解，及其接踵而至的革命与胜利，是一个并非只有小圈子里的专业人士才会感兴趣的历史进程。遗憾的是，新一代人并不善于借鉴历史和吸取教训。这部书的目的正是在于唤起年轻人的好奇心，并让他们明白，对 21 世纪

的现代人来说，详细了解过去是其完整性的一部分。

这本史料汇编主要由三部过去虽曾出版，但至今仍然很难查阅的回忆录组成，并补充以当时大洋国媒体中公布过的、在广播电视中宣读过的官方公告、报刊文章、诗歌和私人手记。对于以大事记形式编纂的文献资料，我用小题注将它们串为一体，当然，我并不想对读者的观点施加影响。我只是试图纠正几处回忆者的客观错误和由于偏见导致的歪曲。

作者及其作品的命运，彼此之间可以有天壤之别。在1985年大洋国革命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温斯顿·史密斯，在世纪末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但在当时，它只能以手抄本形式，通过伦敦非法的“版本禁忌”组织进行地下传播。革命遭到镇压后，该书的作者曾作为政治犯被关押过一段时间，之后彻底与世隔绝地住在他的祖国，200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因此，尽管他的著作后来由设在布拉扎维列的流亡者出版社印刷发行，但他已经无法为之感到喜悦了。¹

詹姆斯·奥勃良，曾经担任大洋国秘密警察组织的高层警官，被迫退休之后，他也将自己的记忆付诸笔端，他的手稿被扎成一捆，经人偷偷带到国外，直到他去世之后才正式出版。² 奥勃良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直到2008年去世，一直关在伦敦的一座精神病院。

裘莉亚·米勒女士，是1985年革命前的精神领袖之一，

她的回忆录是在相当幸运的环境下完成的。她在革命失败后，摇身变成了新政权的亲信，后来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她的著作³是大洋国（英国）读者了解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惟一合法渠道。

在此，我谨向我的工作单位——伊尔库茨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表示感谢，在那里我得以查阅当时最可靠的文字记录、欧亚国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以及在占领大洋国期间掠走的极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假若没有这些帮助，我不可能完成研究所交给我的这项重要任务。我还要特别感谢研究所所长，他既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的单位领导。他博大精深的专业本领和理论能力，是我在工作中解决一切问题时都时刻遵循的指南针。至于我究竟取得了多少成绩，敬请读者予以评判。

伊尔库茨克，欧亚国，2035年5月

1 《痛苦的真理》，自由大洋出版社，布拉扎维列，2010年。

2 《一切都不再保密：一位秘密警察的自白》，企鹅丛书，香港，2010年。

3 《一个为英国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的一生：回忆录》，伦敦，中央国家出版社，2010年。

1 关于老大哥死亡的官方医学报告

伦敦，1985年1月3日。负责老大哥疾病抢救工作的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报告：去年12月2日，老大哥的身体突感不适，经过检查发现，是由几个重要脏器的功能紊乱造成的。为了改善病情，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临时对患者的右手和左脚进行了截肢。同时采取措施，摘除了左肾。

老大哥术后的健康状况趋于稳定，他还自己阅读了《时代》当天的头条文章。没过多久，老大哥再度感觉不适，因此，由250位成员——包括社会上的知名专家在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出决定，暂时截去我们敬爱领袖的右脚。手术和术后输血都很成功。我们的领袖哼着青少年时代唱过的战歌坠入梦乡。

在接受了左手的紧急截肢之后，老大哥作了为时三分钟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大洋国的人民：不要因为自己的突然病倒而影响大家庆祝大洋国空军反击野蛮的欧亚国空中强盗而取得的最新的举世无双的伟大胜利。由于右侧肺脏的临时闭合，患者一度呼吸骤停。12月5日，老大哥的病情发生转变，12月6日病危，12月7日仍处于病危状态，未见好转。12月9日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经过一致投票表决，决定为老大哥的左手做截肢手术。¹

12月10日零时32分，老大哥的病情突然恶化，由于伤风流涕，不幸病逝。

2 两份驳斥“大洋国空战失利”的公告²

《时代》，1985年1月

第一份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宣布以下公告：

关于大洋国空军在加那利群岛上空遭到所谓的“毁灭性打击”的消息，显然是欧亚国宣传机构炮制出来的颠倒黑白、别有用心之谣言。大洋国通讯社对此表示：欧亚国编造的这些“新闻”纯属凭空杜撰，信口雌黄。这所有的谎言都无益于两国之间本来就已然处于战争状态下的良好关系，无助于尽快和

1 由此看来，老大哥有两只左手。（我们至今未能找到可靠资料证实这一推断。）——历史学家批注

2 正是这两份公告历史性地开创了后来称之为“驳斥外交”的国际较量之先河，最终也导致了大洋国与欧亚国之间的真正停火以及同第三个世界大国——东亚国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当时流传着一则笑话：如果有两位大洋国公民在街上相遇，他们不会以“有什么新闻？”开始寒暄，而是开口就问：“又驳斥了什么？”——历史学家批注

平解决——鉴于严重的战争局势——早就迫在眉睫的纠纷问题。

第二份

大洋国通讯社经授权于总部宣布以下公告：

东亚国的某家媒体机构采取歪曲与谎言的手段，试图将大洋国空军就所谓的“全军覆没”所做出的驳斥曲解成像是在“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卑鄙的杜撰与诽谤）后的“认输”。同时他们还散布谣言（当然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实之词），说大洋国政府“正在寻找路径，试图与欧亚国和解”，“其背后的意图是想解除与东亚国签订的盟约”。这是彻头彻尾、厚颜无耻的凭空捏造，是空前绝后、用心险恶的卑鄙谎言，无益于东亚国与大洋国之间的友好事务，这只能是让欧亚国人——让我们的敌人们相信：*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¹

春天²

3 温斯顿·史密斯（下面称史密斯）谈关于《时代》文学副刊（TIM）的创刊

在1985年年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上午，当詹姆斯·奥勃良，老大哥的秘密警察，令人闻风丧胆的精神保卫局，简称为“精保局”的高层官员召我去见他，我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提起过——尤其是，有没有跟那些喜欢音乐舞蹈的青少年提起过——“精神保卫局”这个词，现在的孩子是否听说过“大部”这个词。那座建筑简直就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庞然怪物，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耸立在昔日英国首都七扭八歪的房

1 斜体字的强调部分摘自《时代》。——历史学家批注

2 大洋国的改革运动被称为“伦敦的春天”，这使不少后来的历史书作者产生了误解。许多人因此望文生义，以为那个著名的事件是从1985年5月爆发的。事实上，“春天”这词只是在事件发生后，在1985年冬天才出现在公共意识之中。这里所写的“春天”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气象学名词使用它。——历史学家批注

屋与街道之上。真部，和部，富部，爱部！记忆混乱……我所要记述的这些事，是今天这一代人——如果幸运的话——只能从二手资料里获知的事情。但愿我能够通过这些简陋的文字，帮助他们走近历史，进一步了解那些年发生的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老大哥体制的解体，改革运动，革命胜利，以及接踵而至的让我们至今都叹息不已、痛心疾首的无奈失败。

当奥勃良唤我去见他时，我心里暗想，我用不着担心最坏的情况——再次被捕。我在脑子里回想起去年的审讯和监狱，电刑和那只塞满老鼠的笼子，我一看到它就崩溃了——“我招供！”即便在思想上没有投降，但我不得不放弃我的行动计划。不过，从那之后我心里明白，奥勃良不会再重复他去年实施的劣行了。核心党（大洋国的统治集团）已经今非昔比。老大哥的死和空军遭受灾难性重创，已经严重打击了统治者们的自信心。随着他的傲气削减，外围党党员的傲气反而倍增，因此，在我的单位里，在真部，公务员们的勇气也随之大增。就拿经济学家维特斯来说，他不久前刚从监狱里出来，居然就敢开很危险的玩笑。午餐时间，在部里的内部食堂里，他一边做规定必须做的广播体操，一边惟妙惟肖地模仿电视上领操女教练尖利刺耳的嗓音喊道：“屈一伸，屈一伸，再用力一些！女同志们，男同志们！”“这样我们才会更勇敢，更正直！”所有的人都抱着肚子笑成一团，这时

候，维特斯使劲缩着啤酒肚，脸上做出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奇怪的是，没有人担心维特斯会被带到精保局去。

奥勃良是在真部办公室里接见的我。他还是那样身材强壮，长了一副牛头犬的面孔，目光精明而疲惫。只是现在的坐姿没以前挺拔，头上闪亮的白发多于黑发。他请我喝咖啡，但并不是大洋国普通百姓常喝的那种让人反胃的胜利牌浑汤，而是用真正的、热气腾腾、飘着香气的咖啡款待我。

他首先向我表示道歉，将我受过的那些由他造成的、无法用文字表述的痛苦折磨称为“去年发生的小插曲”。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只是一个走卒，不得不执行上方的命令。他要我相信，跟预计的相比，我所受的刑罚已经轻多了。甚至他还用强调的语气补充道，我应该感谢他，要不是有他，今天我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坐在这里。

我一声不吭，紧张地等待，想知道他找我的最终意图。很快他就切入正题。

“帝国处于危机之中。”他说。“我知道。”我回答，尽管我不可能从官方的渠道获得消息，但我从恐怖新闻和小道消

1 真部（真理部），在革命爆发之前，即媒体与宣传部；和部（和平部），即战争部；富部（富裕部），即副食品与供给部；爱部（友爱部），即公共管理与住房事务部。——历史学家批注

息里已经得知我们的战败。对于我的消息灵通，奥勃良并未感到惊讶。

“大洋国，”他继续说，“要跟欧亚国签订停火协议。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敌军会在两周内攻占伦敦。我们没有人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然而，我们要想有谈判的能力，首先我们内部要强大起来。”

“怎么，我们不够强大吗？”我问了一句傻话。“如果我们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的话，那我应该承认，还不够强大。”奥勃良回答，“只有我们是不够的。从前，在老大哥在世时期，”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我们告别那个年代并不仅仅才两个月，而已长达五十年之久，“我知道，老百姓惧怕我们，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不是出于胁迫，而是出于明智，自觉自愿。现在我们需要有天赋的人。”

“正因如此，”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们想创办一份周刊，将作为《时代》的文学副刊进行运作。您将出任这份周刊的主编。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让全国人民接受和平的想法。至于和平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以前，和平意味着战争。从现在开始，非常遗憾，将意味着战败。当然，我们要对这个词谨慎使用，”他补充道，“尽管这带来的安慰十分有限。我们必须适应这个想法，过去的大洋国不可能维持下去了。我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改变自己。我们必须适应

新的环境。其中包括，”他警示性地扬起中指，“现在，这里必须响起几个另类的声音。要有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诗歌，以后可能还要评论一点政治。我们要修建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一座伸向理性世界的独木桥。怎么样，史密斯，我是否已经让您明白了党的意图？”

我问他，他讲的这些话到底有多少可信度？不会再重复“去年的小插曲”了吧？

“哎呀，天哪，”奥勃良难过地摇摇头说，“您怎么还在想这件事！我并不是让您纠集小团体，而是派您做一份普通记者的工作。而且，我们将紧密配合，想来，如果新周刊逃避党的审查，对我们俩都没好处。您将和我保持联系。我已经为您选好了同事。文学副刊不可以脱离党和英社¹——我们伟大、官方的思想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要忘记，”这时候，奥勃良下意识地碰了下杯，“对英社的解释可以有好多种。刚开始时，我们先印五千份，四千份给四个部的官员们，一千份发给航空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当然，还有几份会送到欧亚国。让我们昔日的敌人看看，大洋国不再是他们认为的

¹ 英社（英国社会主义），即老大哥体制的官方思想体系，意味着公民完全处于掌控之下。1985年后的体制考虑到这个词的不受欢迎，因而更乐于使用“真英社”（真正的英国社会主义）一词。——历史学家批注

那样野蛮暴政，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民主政权——其实，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民主。”

肯定会有许多人想不通：我什么会答应奥勃良？为什么接受这个邪恶刽子手的建议？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别无选择。我想，假如我不接受主编的职位，回头总会有别人接受。鬼知道别人或别的那些人会将《时代》文学副刊办成什么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顾什么“道德考虑”。要将魔鬼（老大哥的幽灵）从大洋国赶走，我们先要跟恶魔（奥勃良）结盟。今天我可以坦白地说了，这个结盟是战略性的，对我们来说可以利用的东西，要比对奥勃良和奥勃良们来说要多得多。

4 裘莉亚·米勒（下面称裘莉亚）谈同一件事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你们将留声机关掉，今晚就别去跳舞了，尽管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不太容易……我并不敌视快乐情绪，也不反对开心消遣。我们的社会，摆脱了老大哥时代冷酷残忍的伪清教徒主义，承认青年人的权利和文明娱乐。然而，也不妨偶尔以严肃的态度和责任心对过去的

事件进行省思，从中吸取其中包含的无论对现在还是将来均有益处的经验教训。这本读物首先就是写给你的，亲爱的孩子，你很幸运不再生活在残酷暴政的黑暗岁月，在那个时候，所有正直的人都尽力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他们这么做，首先就是为了你。（……）

我并不否定那些岁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老大哥的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刑室和牢狱，它还意味着数百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用自己的臂膀与才智将大洋国建设得强大起来。另外，我们的国家最美好的（人性化的）时期，是从1985年10月之后开始的，因为党吸取了过去的沉痛教训，清算了自己以往的错误，终止了所有的动乱，并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改革运动是从《时代》文学副刊创刊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我当年的朋友和战友温斯顿·史密斯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遗憾的是，他后来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变成了我们国家的敌人。如果我因为这个否定他过去的存在价值，就等于又接纳了老大哥时代令人诅咒的宣传手段。对史密斯一生功过的评价，是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我只想从这个话题所需的角度出发，讲讲与他有关的私人记忆。

当时另一个关键人物詹姆斯·奥勃良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奥勃良曾经滥用职权，所以被我们党开除了。这位曾经的警界高官，后来无耻地写了一本用心险恶、诽谤大洋国的小册